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十九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一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瘗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来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来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

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一作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

世之先後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昔在洛陽與余遊者皆一時豪儁之士也而陳郡謝希深善評文章河南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

者必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時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聖俞善人君子也與余共處窮約每見余小有可喜事懽然若在諸已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無謝尹之知音而集録成書恨聖俞之不見也悲夫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書

集古録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録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

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繆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曰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来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遂散

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事必簡而不煩然後能傳於久遠今此千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録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一作多而難於盡傳哉故著其大畧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熈寧二年二月記

右集古録序成於嘉祐末年其云有卷帙次第無時世

先後蓋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此公述千卷不以世代為序之意也又云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因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此公述録目跋尾之意也至熙寧二年公之子叔弼記其後云公命棐曰吾跋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若撮其大要别為録目則吾未暇棐乃盡發千卷著其大畧自今觀之公序明言别為録目而棐乃記公未暇之語世傳集古跋十卷四百餘篇而棐乃謂二百九十六篇雖是時公尚

無恙後三年方莞然續跋纔十餘日不應多踰百篇得非寫本誤以三百為二百或棐記在熈寧之前耶棐又云為十卷附跋尾之後今録目自為一書乃二十卷不過列碑石所在及其名氏歲月初無難者何未暇之有是皆可疑姑以棐所記附公本序之後而自周秦至于五季皆隨年代為之序庶幾時世先後秩然不紊間有書撰出于一手其歲月相邇則類而次之又于每卷之末脩存當時卷帙之次第既以便今亦不失其初云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彝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讀古文之一作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方集録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謂鄭者毛叔鄭也

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録最後得此銘當作録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此）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藍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完可識具列如左（右真蹟）

毛伯敦銘

釋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宫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門位中庭右祝鄭王呼内史冊命鄭王曰鄭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一字未詳五邑祝今余隹亂商乃命錫女赤芾同冕齊黄繖旂用事鄭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鄭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鄭其鶦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寳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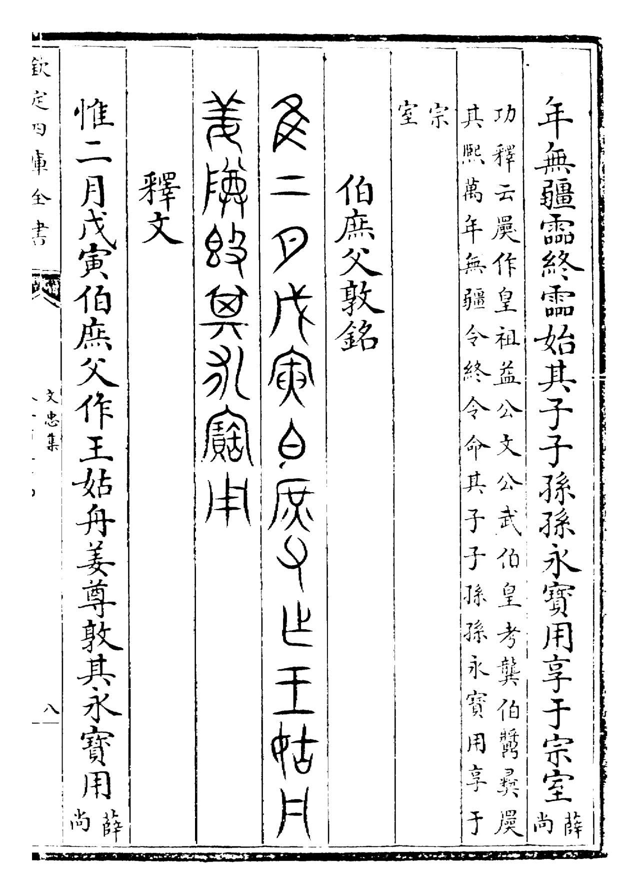
薛尚功釋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門立中廷佑祝邠王呼内史冊命邠王曰邠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繼五邑祝今余惟畽京乃命錫

汝赤巿彤冕齊黄鑾旂用事邠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邠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邠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龔伯彝銘

釋文

[illegible]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illegible]其熙萬



年無疆靁終靁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薛尚功釋云㬥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鬻𩰫㬥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寶用 薛尚

功釋月爲

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湯[illegible][illegible]乂吉金用乍[illegible][illegible]鼎用
[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征行君子[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用享用德[illegible]保其孫子二壽是[illegible]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
能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
長安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
博學無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

同故并著二家所解以竢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右真蹟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

○安寧巠雖明德宣○我猷用○所辭辟○○○

劉虔不○○○○吕寵我萬民嘉遺我錫鹵賚千兩

奓濅文侯○○○○○征綏○○堅久吉金用作

寶尊彝用康頣妥懷遠邦君子晉姜用蘄○○麋壽

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隹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隹惟司嗣同孠朕先姑君

晉邦余不叚敢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寧巠經灉雝明德宣邲疑卹

省隸作卹我酺用懰厉辟辟娅疑即母字𩰫久允㓹虔不豖疑遂

字讀為墜譖諸𦥑單𠦝享𠂤師臂我萬民亂遣我沪疑易字

鹵鹵或冐字省賚千兩勿灋文侯顒令畢疑畀字毌疑毋字讀為貫

甬通𠛱征䋣疑緐字湯䐶𠭥受久吉金用乍作寶𨻰𨻰

鼎用康饅疑丙夏字妥妥讀為綏褱𨗨切君子晉姜用旂疑所字讀

為祈綽綰𥃏疑釁字讀為眉舊丩篡眔為亟極萬秊無疆疆用

亯享用德晥疑允字保𠚍其孫子三蒿是料

右嘉祐己亥歲馮拔有得咢韓城者摹其欵識于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蓋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蓋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趨簡易故隹司巠㠯㔾等字皆假借也鄭司農說周禮云古

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

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　叙者進取也从叉故叟疑

為叙𣫭毋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姬疑為毋而緜讀為

緜　雝用邕聲邕从巛古文作𡿺今此𡿺从水从呂

故疑為雝　魯字古作衣旅字即　古文旅作氺而省者

字用氺為聲蓋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譜疑為諸

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沥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

皆以聲假借也鹵从㓀古西字　中象鹽形冑胃　上象胃

中縠形故𡇒冑二字　毋者从𠂇在甲下𠂇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𠂇在甲下為毋故毋疑為毋亦恐借為俾讀毋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串或即毋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而説文不載豈非串字之省也故疑串讀為貫通从辵凡从辵彳之字多通用故徧疑為通　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鍾銘有𡿪小子旁四方之字是也卣古西字故𩜾疑為西夏字秦鍾銘亦有此字妥字説文無之蓋古綏字省糸爾其後相承讀如

婧故㚾疑讀為綏　㫃音偃石皷文皆作㫃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䡵即旂字而从車借讀為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䡵萬鶩之文故知然也釁今㡚為許刃而釁芑之釁音門用之為聲詩鳧鷖在釁又省為亹易繫辭亹又讀如尾釁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所謂如皀亦音香釁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做此是也豈釁眉古亦同音歟秦鍾銘亦有釁鶩字故釁疑為眉　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㬱為為

𣅀字宇書所無而於文埶宜為允盖用刪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尋馬𣏟刃𠛱之類皆今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或當時書者鑴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塞公命云爾

嘉祐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鼔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埶有遺思焉及得原

甫卣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来裁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

商雒卣銘 真蹟

右商雒卣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𧦝作隮卣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㾓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雝公不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

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

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鍾銘二 㼶銘二 䀇器銘一 寶敦銘一 字疑非䀇

右古器銘六余甞見其二曰㽄也寶龢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㽄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鬲三足上為方甑中設銅箄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㽄也遂藏于祕閣余為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修大樂冶工給銅

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龢鐘也余知大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脩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龢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綏和鐘　寶盉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者其

二曰寶盉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盉其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其三其四皆曰寶敦其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盖一敦而二銘余家集録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 右真蹟

自余集録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直暨集録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識

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有八字日一有以字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 右真蹟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盖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 右集本

叔高父煑簋銘

叔高父作煑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

此蓋銘

叔高父作煑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
寶用

此腹銘

右煑簋銘曰叔高父作煑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堉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為龜形

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録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一有爾字與原甫所得真古𥂕不同一有也字君謨以謂禮家傳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一有山字以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

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山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奇怪土人謂壇山為馬蹬山以其乙字形類也慶歷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廨之壁閒者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匜銘　周姜寶敦　張伯煮匜

右伯冏敦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蘄萬

壽尚書冏命序曰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則此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接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沈埋没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

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匜銘曰張伯作煑匜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皆得之原父也右集本

敦匜銘　伯冏敦　張仲匜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

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録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故余家集古録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器遺余其一曰伯冏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匜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匜皆有銘而云匜獲其二皆有蓋而上下皆銘銘文皆同甚矣古之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其於一

用器為慮猶如此則其操脩施設所以埀後世者必不苟二子名見詩書伯冏周穆王時人張仲宣王時人太史公表次三代以来自共和以後年世乃詳盖自共和元年逺今千有九百餘年而穆王又共和前五世可謂逺矣而斯器也始獲於吾二人其中間晦顯出入不可知以其無文字以志之也盖其出或非其時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謂幸矣不可以不傳故為之書且以為贈我之報歐陽脩記右集

本

張仲器銘 集本

張 仲 作 寶 医 奉

之 金 鏤

其 其 其 光 用

授 熊

用 饗 大 正 商 王

賓 饔 鼎 名 飲

張仲受無疆福

飲飲鼎餬

張仲萬壽

匜銘雖四而文則一今類轉注偏傍之

或異者分注釋文四十一字於其下

張仲作寶簠萁

之金鈇鈗欽

鑪其熏其玄其

黃用盛諸受糕

米用饗大正音

王賓飱具名飼

張仲受無疆福

必友飱飼鼎寶

張仲畀壽

薛尚功編鼎彛款識有此

釋文五十一字附見於此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傍左右或異蓋古

人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

形制皆同有盖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幸其一在尚兾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一作復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盖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器始複出原甫藏其器予録其文盖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

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一有至字）宣王刻詩（一有爾字）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

師求於民間得之（一有十鼓二字）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一有磨滅二字）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

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籕不能作也

廬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顔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録二銘載之家訓余之得此二銘也迺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言甞遊長安買得（一有此字）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其一乃銅鍐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一銘也其一乃銅

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兹二銘刻於器物者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並録之云嘉祐八年七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昭和鍾銘

右秦昭和鍾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

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

懐王熊槐頃襄王熊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懐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為横也 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

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斤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𢾺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 二字一作小篆 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 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

則為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　按史記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於）其旁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一有此字）詔僅在所（一無二字）存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六字）又有別本云（一無此字）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一無此十一字）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五字）余友江鄰幾（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

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一有也字）然風雨所剥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三字）而已本鄰幾遺余也比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一無此十九字只作體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廵羣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

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寳其門人也甞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寳云是鉉所摸文寳又言甞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摸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録别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偽之相逺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 右真蹟

同前 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頗

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㺾姓名以史記考之乃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㺾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録于於一作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録成書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熈寧元年秋九月六日書　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

林華宫行鐙一　歲月見本文

蓮勺宫博山爐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宫行鐙銘一蓮勺宫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宫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宫盖秦漢離宫别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録古文自周穆王以来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

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為耕夫牧竪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録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

書

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下滅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一有也字余所集録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盤銘爾治平元年

六月九日書　右真蹟

前漢鴈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熀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無有王原叔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集所闕西漢字耳熀守丹陽日蘇氏者出古物有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黄龍元年所造其言棨宫

二史間未始槪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為集古録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與此類不煜再拜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巋然而存也熈寧壬子四月 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
高祖初興改秦滛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
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廵省五嶽立宮
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中宗之世
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
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
祠自是以来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
弘農太守袁逢脩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

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録不為無益矣一無此十字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産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違其典壁遺鄗池二世

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足處尊甲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刋玄石銘勒鴻勲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

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脩華嶽廟碑云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圖議繕故二年正月己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伏日書　右真蹟

後漢脩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脩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讜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稾三千餘斛或有請

雨齋禱役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

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内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

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

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録其

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苐其隱

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為漢碑爾其文斷續不可次序葢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謹按文書男子常山葢高上黨范遷為元氏三公神山去年五

月常山相廵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廵元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為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令常山相廵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為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璧為信愚臣如廵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䖍愚戇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

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忠下太常躭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太常（一有奏字）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右真蹟）

後漢桐栢廟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栢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盖南陽太守脩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栢春秋宗縈災異告變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一作宗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畧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凖則大聖親之桐栢来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增廣壇場又云執玊

以沈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脩廟祀神爾桐栢淮瀆廟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殽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

右漢殽阬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歴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陝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麫填其刻稍尋其㸃畫命工鎸治之乃可讀漢碑

今在者頗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爲鄉人鑱去矣敎阮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爲鄭縣令始脩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敎阮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戎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施君名昌言今爲涇原路安撫使

右集本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二

後漢堯母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母碑漢建寧五年造其文略曰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遂以侯伯恢踐帝 下有闕 慶都僊沒盖葬于兹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黄屋堯所奉祠三代改易荒廢不脩漢受濡期興滅繼絶如堯為之遂遭亡新禮祠

絶矣故廷尉（姓名磨滅不可讀矣）深惟大漢堯之苗胄當脩堯祠追遠復舊前後奏上帝納其謀歲以春秋奉太牢祠時濟陰太守魏郡審晃成陽令博陵管遵各遣大掾輔助（闕一字）若經之營之不日成之此其大槩也按皇覽云堯家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然自史記地志及水經諸書無堯母葬處惟見於此碑盖亦葬城陽也而諸書俗本多為城陽獨此碑為成陽當以碑為正碑後列當時人名氏又云審晃字

元讓管遵字君臺又云漢受濡期莫曉其義也右集本

後漢堯祠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碑在濟隂碑云帝堯者盖昔世之聖王也又曰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犧至于王莽絶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懾真蹟一作攝無位大抵文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於堯祠太守河南張寵到官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一作可讀也碑後有年月盖熹平四年建也治平元年五月晦

日書 右真蹟

後漢堯祠祈雨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堯祠祈雨碑首尾残滅其僅可識者有云股肱賢良廣祈多福虔虔夙夜又云常以甲子日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又云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陽氣侵陰又云享祀羣神仰瞻雲漢又曰嘉澍優霑利茂萬物又云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脩治大殿以此知為祈雨於堯祠也堯祠在漢濟陰郡孟府君者當是濟陰

郡太守也其餘隷字完者頗多亦往往成句但斷續不可次序爾 右集本

後漢老子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老子銘按桓帝本紀云延熹八年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至十一月又遣中常侍管霸祠之而此碑云八月夢見老子而祠之世言碑銘蔡邕作今撿邕集無此文皆不可知也 右真蹟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雄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録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與羣臣上尚書者小異也又見漢祠孔子其禮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脩孔子廟器碑 一作表 歲月見本文

右漢 一有朝字 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 二字一作歲 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

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一有歲次二字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前漢文章之盛庶幾三代之純深自建武以後頓爾衰薄崔蔡之徒擅名當世然其筆力辭氣非出自然與夫楊馬之言醇醨異味矣及其末也不勝其弊霜月皇極是何等語韓明府者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豈自余學之不博乎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

名者頗多故以勑為名者少也治平元年二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宫復禮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

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余家集録漢碑頗多亦有奏章患其磨滅獨斯碑首尾完備可見當時之制也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讖緯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右真蹟

後漢碑陰題名 歲月未詳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為何人碑余家集録古文既多或失其所得之自然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脩廟人姓名并記其所出錢數不過三百至五百今斯碑所題文字鈌滅而中間有錢各五百四字則似是脩廟人所記其人可見者有濟陰定陶蔡顥子盛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甚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而其餘人姓名邑里多不完又時時有故吏字不知為何人祠廟第以漢

隷難得録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不知為何碑之陰盖余家集録既多而或失其所得之處又其文字磨滅莫可考究惟有錢各五百四字似是漢時脩廟人爾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脩

孔子廟人也今列于後覽者可以察焉濟陰定陶蔡顗子盛濟陰張翔季審陳留酸棗李真顯節山陽金鄉張諺季德河南宛陵趙堂世長南陽南鄉鄧升升遠濟陰成武周鳳季節山陽昌邑田肙元尊濟陰成武史楞世明彭城朱翔元舉 右真蹟

同前

右漢碑陰題名二皆不知為何碑陰其人各記所出錢數似是漢時脩廟人題名余家集録華嶽及孔子廟碑

多如此此亦疑是二廟中碑前碑殘滅尤甚第時有門生濟南東郡等字而姓名無復完者後碑則有議曹功曹騎吏有蓮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闕一字）陽候長祋栩候長則是縣吏之名其隸字不甚精又無事實可考姑録其名號以俟知者爾（右集本）

後漢張公廟碑（嵗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

可考究莫知為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為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為張公廟碑矣又云國無災祲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芳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蜚魚往来倏忽遠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多但不成文爾治平元年閏五月九日書是日奏事垂拱退召赴延和閣謝契丹禮物遂歸休

後漢公昉碑 一作仙人唐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公昉碑者乃漢中太守南陽郭芝為公昉脩廟記也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而此記文字僅存可讀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一有居字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來轉景即至

閩郡驚焉白之府君徙為御史（一作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昉妻子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來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其說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沒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來（一作之際）奇辭怪說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來自西

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爲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説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世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以旱開宫寺祈雨五日中一日休務假書　右真蹟

後漢析里橋郙閣頌　歲月見本文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建寧五年立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注于道涉秋霖漉稽滯商旅休謁往還常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溪既然郙閣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遭遇隤納人物俱隋一作墮沈没洪淵酷烈為禍於是太守阿陽李君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難其日久矣乃俾府掾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爾乃造又醳散關之嶃㵳從朝陽

之平㷮滅西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導江河以靖四海經紀厥續艾康萬里乃作頌曰頌後又有詩皆磨滅不完其云遭遇隤納又云醳散關之嶃漯徙朝陽之平㷮刻畫適完非其訛繆而莫詳其義疑當時人語與今異又疑漢人用字簡畧假借不同爾故録之以俟博識君子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後漢人闕銘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人闕銘二其一曰永樂少府賈君闕其一曰雒陽

令王君闕二者皆不知為何人按漢書桓帝母孝崇匽皇后居永樂宮和平元年詔置太僕少府如長樂故事又按顔師古注地里志曰魚豢真蹟誤作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加隹師古謂光武以後始改為雒然則二人者皆後漢時人也又按漢官儀長樂少府以宦者為之則賈君者蓋亦宦者也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書

後漢文翁石柱記歲月見本文

右漢文翁石柱記云漢初平五年倉龍甲戌旻天季月

脩舊築周公禮殿始自文翁開建泮宮據顔有意益州學館廟堂記云按（一無此字）華陽國志文翁為蜀郡守造講堂作（一無此字）石室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烈火為灾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有意又謂獻帝無初平五年當是興平（四字一作當如華陽志為興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正月改為興平顔說是也治平元年

六月十三日書右真蹟

後漢文翁學生題名

右漢文翁學生題名凡一百有八人文學祭酒典學從事各一人司儀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教學之盛為漢稱首其弟子著籍者何止於此蓋其磨滅之餘所存者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泰山都尉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泰山都尉孔君碑云君諱宙字季將二字一作秀特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年六十一延熹四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一有于家二字其序官閥甚簡又或殘滅不完但見其舉孝廉為郎遷元城令遂為泰山都尉爾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已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為比在今人於文為不類葢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宙碑陰題名

右漢孔宙碑陰題名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百人其親授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今宙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二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者四十三人故吏者八人故民者一人宙孔子十九世孫為泰山都尉自有録治平元年閏五月二十一日書右真蹟

後漢孔君碑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孔君碑其名字磨滅不可見而世次官閥粗可考

云孔子十九代孫頴川君之元子也舉孝廉除郎中博昌長遭太守君憂服竟拜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博陵太守遷下邳相河東太守建寧四年十月卒其餘文字歷歷可讀以其斷絶處多文理難續故不復盡録然其終始畧可見矣惟其名字皆亡為可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書

後漢孔徳讓碑一作碣 歲月見本文

右漢孔徳讓碑盖其名已磨滅但云字徳讓者宣尼公

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也仕歷郡諸曹史年二十永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禄碑在今兖州孔子墓林中永興孝桓帝年號也一有都尉者宙也五字其人二字一作德讓早卒無事蹟可考余集録所藏一有獨闕二字孔林中漢一無此字碑最後得此遂無遺者蓋以其文字簡少無事實故世人遺而不取獨余家有之也治平元年閏正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寛碑中平二年

右漢太尉車騎將軍特進逯鄉二字一作封昭烈侯劉公碑

公諱寛有兩碑皆在洛陽余家集録皆得之其一故吏李謙所等一作立而此碑門生殷包等所一無此字立其所書與李謙等一作碑所載不異惟漢隷難得當録二字一作故録之漢公卿一有辛字故吏門生各自立碑以伸感慕惟見於此今人家碑碣非其子孫則他人不為立也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右真蹟

後漢太尉劉寛碑同前

右漢太尉劉寛碑漢書有傳其官閥始卒與碑多同而

傳載遷官次序頗畧蓋史之所記善惡大事官次雖小畧不足為失惟其繆誤與闕其大節不可不正碑云大將軍以禮脅命拜侍御史遷梁令三府並用博士徵皆不就司隷校尉舉其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而傳但云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令據碑止四遷爾博士未嘗拜也碑於長史下遂云入登侍中延熹八年地震有詔詢異而拜尚書遷南陽太守拜太中大夫復拜侍中屯騎尉宗正光禄勳遂授太尉傳至太中大夫始

云遷侍中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闕書也碑又云固疾遜位拜光禄大夫遷衛尉復作太尉而傳云以日食免拜衛尉以日食免當從傳為正而不書光禄大夫史闕也其餘皆同故不復録 右集本

後漢太尉劉寛碑陰題名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劉寛碑陰題名寛碑有二其故吏門生各立其一也此題名在故吏所立之碑陰其别列於後者在寛子松之碑陰也寛以漢中平二年卒至唐咸亨元年

其裔孫湖(一作胡)城公奭以碑歲久皆仆于野為再立之幷記其世序嗚呼前世士大夫世家著之譜牒故自中平至咸亨四百餘年而奭能知其世次如此之詳也蓋自黃帝以來子孫分國受姓歷堯舜三代數千歲間詩書所紀皆(一有各字)有次序豈非譜繫源流傳之百世而(一無此字)不絕歟此古人所以為重也不然則士生於世皆莫自知其所出而昧其世德遠近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僅能識其父祖爾其可忽哉唐世譜牒尤備士大夫務以

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輕薄婚姻附託邀求貨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脩飭喜自樹立兢兢惟恐墜其世業亦以有譜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譜學亡矣雖名臣巨族未嘗有家譜者然而俗習茍簡廢失者非一豈止家譜而已哉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歲月未詳

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漢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文字殘缺首尾不完其可見而僅成文者云聖漢龍興神祇降

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衡門一作于
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又云大將軍辟舉
茂材除襄城令遷荆州刺史東萊涿郡太守又云司徒
太尉立朝正色恪勤竭忠其餘字存者多而不復成文
矣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右真蹟

後漢楊震碑陰題名真蹟

右漢楊震碑陰題名者一百九十人其餘磨滅不完者
又十餘人余家所録漢碑陰題名頗多或稱故吏門生

弟子或稱從事曹掾之類其人皆著州縣邑里名字甚詳獨此碑所書簡畧直云河間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者皆然疑其所書皆是字爾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漢隷世所難得幸而在者多殘滅不完獨此碑刻畫完具而隷法尤精妙甚可喜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後漢沛相楊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閿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其

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之子脩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人也碑云孝順皇帝西廵以掾史召見拜郎中遷常山長史換犍爲府丞辟司累辟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鮦陽侯相後拜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年五十六建寧元年六月癸丑遘疾而卒其終始尚可見而惜其名字亡矣治平元年

六月十日書

後漢繁陽令楊君碑熹平中

右漢繁陽令楊君碑首尾不完文字磨滅可識者四百三十字不可識者六十一字碑云君遭叔父大尉薨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又云一作君富波君之子按漢書楊震子牧為富波相君廼牧子也叔父太尉者秉也出米乞令前史所無惜其名字磨滅不可見矣嘉祐八年十月廿三日書右真

蹟

後漢高陽令楊君碑 歲月未詳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隸從事定頴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 一有也字

右真蹟

後漢楊君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首尾不完今可見者四十餘人楊震子孫塋�鄉者數世碑多殘缺此不知為何人碑陰其後有云右後公門生又云右沛二字集本作後史君門生沛君疑是沛相者自有碑而亡其名字矣後公亦不知為何人也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同前真蹟

右漢楊君碑陰題名凡一百三十一人有稱故吏者故民者處士者故功曹史者故門下佐者類例不一似當

時人各隨意書之而文字磨滅僅可讀其姓名皆俱完可識者八十三人其餘或在或亡盖後漢楊震墓域中碑也楊氏墓在閿鄉有碑數片皆漢世所立余家集録得其四震及沛相繁陽高陽令碑并得碑陰題名然一有字得時參錯不知為何碑之陰也其名氏可見者當時皆無所稱述顧其人亦不足究考第以漢隸真蹟金石所傳者至今類多磨滅可惜故録之爾治平元年三月晦日書

後漢碑隂題名

右漢碑隂題名在閿鄉楊震墓側文字磨滅不復可考其僅可見者曰候長汾隂趙遺子宣候上滅一字又曰故督郵曹史縣功曹鄉部吏柏昱等人名鄉上又滅一字又曰西鄉亭長柏昱子政又曰鄉亭長翟國相如鄉上又滅一字又曰麟都亭長隂定安定谷口亭長方丈雅方上又滅一字東門亭長梁忠子孝四望亭長吳鴻子名麟武亭長常昺君宣其餘鈌裂不完盖楊氏子孫

當時皆塋閿鄉碑碣往往磨滅此不知為誰碑也治平五年五月廿日謝雨致齋于太社書 右真蹟

後漢楊公碑陰題名 真蹟

右漢楊公碑陰題名楊氏世塋閿鄉墓側皆有碑今其存者四余家集録皆得之乃太尉沛相高陽繁陽令也此碑陰者不知為何人碑文字殘缺其僅存者十五人又滅其一其在者十四人曰懐陵圉令相蔣禧字武仲宜禄長蕭劉瑞字仲祐孝廉杼秋劉旭字子明太官日

丞譙曹臻字建國辭曹史鄲公孫銀字山根門下書佐史韓紀字子敬豐畢珮字廣世鄲孟縱字河雒決曹書佐鄲公孫暘字元暘皆稱故吏又有故吏一無二字贊陳俊字仲顯靳夏陽字儀公靳兒銀字伯玉杼秋劉順字子選沛周儀字帛民凡五人皆不著職一有但稱故吏四字而孟縱字河雒周儀字帛民文字皆完非訛謬而莫曉其義也

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後漢殘碑陰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陰前後二字一作亦磨滅不知為何人碑其知為漢碑者盖其隸字非漢人莫能為也其字僅可見者尚數十而姓名完者九人曰王伯鄉趙仲方賈元周王景陽賈元輔宗石處王仲宣馬安國王通國皆無官號邑里莫知為何人惟漢隸在者少為難得故録之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後漢朔方太守碑陰歲月見本文

右漢朔方太守碑陰題名一無此字云永壽二年朔方太守

上郡仇君察察下滅一字除郎中大曲長大下又滅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明府見下又滅一字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永示来世之末一作末末下又滅一字謹出錢千千下又滅兩字者下行因紀姓名一無七字據此乃當時脩廟出錢人爾今其姓名往往可見云衙鄉三老時勤伯秋上官鳳季方録事史楊禹孟布衙主記椽楊綬子長門下功曹裴篤伯安倉曹椽任就子優又有集曹椽軍一作召假司

馬之類名字多不完其所出錢不過三百至五百蓋漢世物輕幣重今華嶽孔子廟碑陰所列亦皆如此其所立祠蓋不知為何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書右真蹟

後漢劉曜碑一有並歲月未詳真蹟陰二字

右漢劉曜碑在今鄆州界中文字磨滅僅有存者云諱曜字季尼年七十三其餘爵里官閥卒葬歲月皆不可見字為漢隷亦不甚工惟其銘云天臨大漢錫以明哲碑首題云漢故光禄勲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以此知

為漢碑也治平元年四月一日書

後漢北海相景君銘 歲月見本文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一作見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絶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于順帝時蓋與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謁者景君碑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

可考也葢漢隷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右集本

後漢景君石郭銘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任城不知一景君乎將任城景氏之族多耶文字磨滅不可考故附于此熈寧三年正月朔旦山齋記 右真蹟

後漢袁良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袁良碑云君諱良字卿卿上一字磨滅陳國扶樂人也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虞閼父自此而滅又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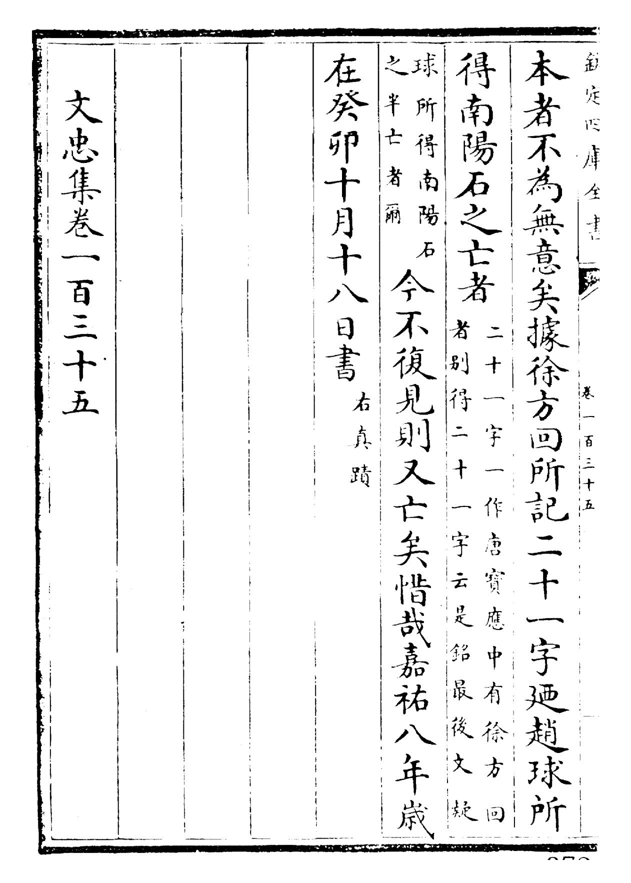
滿為陳侯至玄孫濤塗以字立姓曰袁自此又滅又云
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
宅扶樂蓋不知為何人也又云孝武征和三年曾孫斬
賊先勇拜黃門郎曾孫滅其名賊下亦一作又滅一字又
曰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户莞子經嗣經莞子山嗣傳
國三世至王莽而絕君即山之曾孫也舉孝廉郎中謁
者將作大匠丞相令廣陵太守討江賊張路等威震徐
方謝病歸家孝順初初下數字滅一作滅數字又云府舉君

拜議郎符節令其後又云永建六年二月卒其碑首題云漢故國三老袁君碑而碑文有使者持節安車又有几杖之尊袒割之養君寔饗之之語以此知良嘗為三老矣其餘磨滅雖時時可讀而不能次第也又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九龍殿名惟見於此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假書　右真蹟

後漢張平子墓銘　永和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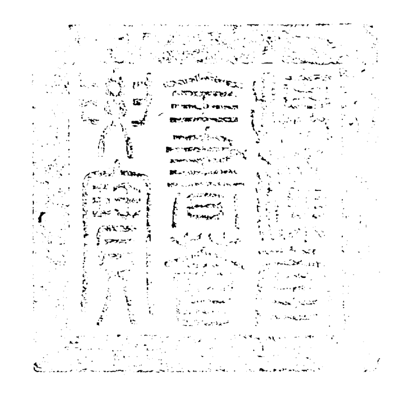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

衡傳賛云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此銘有之四字一作今銘有此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署毁馬臺得一石有文驗之廼斯銘也遂龕于聽事之壁其文至凡百君子而止其後一有半字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則亡矣三字一作其前半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然則昔人為二



本者不爲無意矣據徐方回所記二十一字廼趙球所得南陽石之亡者二十一字一作唐寶應中有徐方回者别得二十一字云是銘最後文疑球所得南陽石之半亡者爾今不復見則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右真蹟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篆書監生臣歸元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三

後漢費鳳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費鳳碑云 集本有君諱鳳三字 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 集本無也字 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障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為五言韻語其略曰不悟 集本作語 奄忽終藏形而匿景 集本作影

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筥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其文既非工故不悉録八字集本作文字工拙古今皆然惟漢隷難得故録爾　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右真蹟一作云略曰

後漢武班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首書云建元年太歲在丁亥而建下一字不可識以漢書考之後漢自光武至獻帝以建名元者七謂建武建初建光建

康建和建寧建安也以歷推之歳在丁亥乃章帝章和元年後六十一年桓帝即位之明年改本初二年為建和元年又歳在丁亥則此碑所鈌一字當為和字（真蹟無此六字）廼建和元年也碑文鈌滅者十八九惟亡者多而存者少尤為可惜也故録之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書（右集本）

後得别本模楊粗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

後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 歳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中常侍費亭侯曹騰碑文字磨滅其粗可見者云維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若曰其遣費亭侯之國其餘不可識也建和桓帝即位之元年也後三十七年獻帝中平元年騰養子操始為騎都尉 集本有領兵二字 擊黄巾兵治平元年六月十日書

後漢司隸楊君碑 歳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校尉楊厥碑云惟巛靈定位川澤攸同澤有

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
充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
以漢詆焉後以子午塗路澀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
此四道垓鬲允艱至於永平其有四年詔書開余鑿通
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絶子谷復循於是故
司隸校尉犍為武陽楊厥字孟文深執忠伉數上奏請
廢子由斯得其度經至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字稚
紀嘉君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大略

如此其刻畫尚完可讀大抵述厥修復斜谷路爾但其用字簡省復多舛繆惟以巛為坤以佘為斜漢人皆爾獨詠字未詳永平明帝建和桓帝年號也右集本

後漢樊常侍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常侍碑云君諱安字子佑南陽湖陽人也君幼學治韓詩論語孝經歷中黄門拜小黄門小黄門右史遷藏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永壽四年四石本作二月甲辰卒其先為中黄門後為小黄門又為小黄門右史蓋

漢官之制今不詳其次序也余少家漢東天聖四年舉進士赴尚書禮部道出湖陽一本作問見此碑立道左下馬讀之徘徊碑下者久之後三十年始得而入集録蓋初不見録於出自予集録古文時人稍稍知為可貴自此古碑漸見收采也右集本

後漢郎中鄭固碑固一本作宣　歳月見本文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閨門至行

立乎鄉黨初授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録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一作滅不完蓋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為可惜也延熹元年二月之下一本云詔拜郎中非其好也以疾錮辭年四十二遭命殞身而中間又有逡遁退讓之語適當作循錮當作固疑漢人用字多假借又疑以疾錮辭謂疾已堅固若云以疾篤辭覽者詳

之右窯本

後漢田君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田君碑今在沂州其名字皆已磨滅惟云其先出自帝舜之苗裔自完適齊因以為氏乃知為姓田爾又云周秦之際家於東平陽君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真蹟作易京氏究洞神變窮與極微為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琊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為真州言名時牧劉君

知君宿𢷬表上試守費自此以後殘缺不可次第而隱隱可見蓋無年壽卒葬月日而有故吏薛咸等立石勒銘之語乃費縣令長德政去思碑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缺而已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此集本無此字碑世亦集本作所罕傳余以集録二

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為名饒也謂余集古為無益可乎集本無此九字

右真蹟

後漢王元賞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才君之子也歷秦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踵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立稱土堦環堵兼業並受門徒雨集感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宛陵丞封立令母憂去

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 右集本

後漢祝睦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祝睦碑云君諱睦字元其下遂鈌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于王庭除北海長史潁川鄢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尚書僕射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八月丁已卒睦有二碑

皆在今南京虞城縣此碑不見世次而隱隱有云其先高辛爾其後碑則頗完故録於次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後漢祝睦後碑 延熹七年

右漢祝睦後碑其前碑不知所立人名氏兩碑所載官閥壽考年月悉同而此碑有立碑人名氏及睦世次云故吏王堂等竊聞下有述上之功臣有叙君之德又曰君兆自黎辛祝融苗胄鄭有祝𣆉君其肖也其餘文字

亦完可讀二銘皆以三言為文而後銘尤完云穆穆我君邦之陽資五就閭道綱綱下減一字表徽準樞衡稽列宿覽四方德合乾道應皇領二郡曜重光化流洽緄繇昌性天約元用長頌聲作謡令香功烈著遺椒芳存覿榮淪弗忘其後二句磨滅難詳故録其成文以見其雅質亦可佳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書　右真蹟

後漢衡方碑　歲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衛方碑云府君諱方字興祖其先伊尹在殷號稱

阿衡因而氏焉又曰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膠東令州舉尤異遷會稽東部都尉又拜議郎北平太守遷潁川太守又曰拜步兵校尉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於是海内門生故吏采嘉石樹靈碑鎸茂伐祕將來此其始終之大畧其餘歷歷可見而時亦磨滅以其文多不備録也治平元年六月三日書

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 歲月見本文 眞蹟

右漢冀州從事張表碑云君諱表字元異其碑首題云

漢故兾州從事張君碑而文為韻語叙其官閥不甚詳但云春秋六十四以建寧元年三月癸巳寢疾而終其辭有云仕郡為督郵鷹撮盧擊是以狗喻人集本有也字又有畔桓利正之語蓋漢人猶質不嫌取類於鷹犬畔桓疑是盤桓集本有漢時二字文字簡少假借爾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後漢竹邑侯相張壽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竹邑侯相張壽碑云君諱壽字仲吾其先晉大夫

張老盛德之裔孝友恭懿明允篤信博物多識獵一作略涉傳記臨疑獨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給事謁者遷竹邑侯相年八十建寧元年五月辛酉卒其大畧可見者如此其餘殘缺或在或亡亦班班可讀爾右集本

後漢金鄉守長侯君碑歳月見本文　真蹟

右漢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

厥肴宣多以功佐國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
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曽孫酺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
孫霸為臨淮太守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
公封於陵侯枝葉繁茂或家河淯或邑山濟君即上黨
太守之弟郡請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金鄉長建
寧二年四月癸酉卒年八十一碑文首尾皆完故得詳
其世次其云上黨太守不見其名按漢書執法左右刺
姦五威司命皆王莽官名侯霸列傳云霸莽時為隨令

遷執法刺姦而未嘗為五威司命後事光武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内侯既薨光武下詔追封則鄉侯而此碑言封於陵侯未知孰是據碑言刺姦司命為光武時官葢碑文之繆矣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書

後漢慎令劉君墓碑建寧四年

右漢慎令劉君墓碑在今南京下邑其名已磨滅其字伯麟少罹艱苦身服田畝舉孝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

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福謙受兹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拔萃人皆有亡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余家漢碑常患其銘多缺滅而斯銘偶完故録之右真蹟

後漢北軍中候郭君碑歳月見本文

右漢北軍中候郭君碑其名字磨滅云元城君第四子也其先葢周之冑緒枝葉雲布列於州郡自東郡衛國家於河内汲凡竹邑侯相次尚書侍郎次濟北相順弟

臨沂長次徐州刺史次中山相次雒陽令君為五官掾功曹司隸中都官從事三辟將軍府舉廉比陽長復辟司徒拜北軍中候年六十有六建寧四年九月丙子卒其於兄竹邑侯相上一字缺滅不完疑是惠字其下又云順弟莫曉其義豈漢人謂兄弟為此語邪故闕其疑以俟知者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眞蹟

後漢司隸從事郭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司隸從事郭君碑云君諱究汝人也元城君之孫

雒陽令之適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令長辟司隷從事部郡都官春秋二十八而卒中平元年歲在甲子三月而葬據北軍中侯碑為元城君子而弟為雒陽令考其世次皆同前世碑碣但書子孫而不及兄弟惟郭氏碑載其兄弟甚詳蓋古人譜牒既完而於碑碣又詳如此可見其以世家為重不若今人之苟簡也治平元年六月廿九日書 右眞蹟

後漢魯峻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脩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内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

首題云漢故司隷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

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二日

後漢玄儒婁先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玄儒婁先生碑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祖太常博士父安貧守賤不可營 集本作縈 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志好學不厭不飭小行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沮溺之偶耕甘山林之杳藹又曰有朋自遠冕紳莘莘講習不倦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二月甲子不祿

今光化軍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勑書樓下至今在焉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郭先生碑 真蹟 歲月未詳

右漢郭先生碑云諱輔字輔成其先出於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菜於虢後世謂之郭歷戰國秦漢子孫

流分來居荆土先生其㳄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寛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懐鄉鄙高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以而為如及用鄉鄙字與婁壽碑同葢漢人如此爾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又 集本

右不見書撰人名氏碑在襄州榖城縣界中其辭云先生諱輔字輔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為文王卿士食菜於虢至於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之

時為晉所并歷戰國秦漢子孫派分來居荆土氏國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孝友而悦學其長也寛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懐鄉鄙髙尚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其文字古質蓋漢之碑也其用鄉鄙字與漢婁壽碑同其曰寛舒如好施蓋以如字為而也春秋書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施於文章以如為而始見於此也

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紀功銘 熹平中

此君檢漢書無之今碑石缺不見其名惜乎遂不見於世也南人紀其所修瀧水即韓文公所謂昌樂瀧者是也至今以為利祠宇甚嚴云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按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擊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轅寄生善吹笛援為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其辭曰滔滔武溪一何

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武溪何毒淫周使君開此溪下合眞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可辯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面桂陽眞水一有梨溪二字盧溪曹溪諸水皆與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湍峻為瀧韓退之詩云南下昌樂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葢當

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 右集本

後漢桂陽周府君碑後本 熹平中

右漢桂陽周府君碑余初得前本恨其名遂磨滅後有國子監直講劉仲章者因出其碑而爲余言前爲樂昌令因道府君事云名憬問其何以見之云碑刻雖闕尚可識也乃以此碑幷陰遺余葢前本特模者不工爾又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是韓集不誤

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慎於更改者以此 右集本

後漢費府君碑 歲月未詳 集本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汎字仲慮而汎疑為泛慮疑為寬其官閥可見者為蕭令九年沛有蝗獨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粗完云𢇁𢇁顯祖厥德懿鑠播勲於前丕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戮力而穆字為𢇁古文多

然

後漢郎中王君碑 光和元年

右漢郎中王君碑文字磨滅不復成文而僅有存者其名字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考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王君之銘知君為漢人姓王氏而官為郎中爾蓋夫有形之物必有時而弊是以君子之道無弊而其垂世者與天地而無窮顏回高卧於陋巷而名與舜禹同榮是豈有託於物而後傳邪豈有為於事而後著耶故曰

久而無斁者道隱而終顯者誠此君子之所貴也若漢王君者託有形之物欲垂無窮之名及其斁也金石何異乎瓦礫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太尉陳球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太尉陳球碑云君諱球字伯真廣漢太守之元子也又云除郎中尚書符節郎慎陵園令換中東城門候遷繁陽令拜侍御史其後又云拜將作大匠其餘磨滅僅存按後漢書球傳云父亹廣漢太守陽嘉中球舉孝

廉稍遷繁陽令太尉楊秉表球零陵太守後累拜司空光和元年遷太尉坐日食免復拜光禄大夫與司徒劉郃等謀誅宦官曹節等不果下獄死球在零陵破賊胡蘭朱蓋有功感著南邦今碑破蘭蓋事班班可讀與傳皆合惟不著誅宦官事至其卒時文字磨滅不可識惟云六十有二亦與傳合予所集録古文與史傳多異惟此碑所載與列傳同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右真蹟

後漢敬仲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敬仲碑者其姓名字皆不可見惟其初有敬仲二字尚可識故以寓其名爾葢疑其人姓田氏也大抵文字磨滅比其他漢碑尤甚字可識者頗多第不成文爾惟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又云司隸從事治書侍御史又云光和四年閏月庚申此數句粗可讀爾其餘字畫僅完者以漢隸今爲難得録之爾治平元年閏五月廿九日書　右真蹟

後漢無名碑　此與前跋大槩同

右漢無名碑文字磨滅其姓氏名字皆不可見其僅可見者云州郡課最臨登大郡又云居喪致哀曽參閔損又曰辟司隷從事拜治書侍御史又曰奮乾剛之嚴威揚哮虎之武節又曰年六十三光和四年閏月庚申遭疾而卒其餘字畫尚完者多但不能成文爾夫好古之士所藏之物未必皆一作能適世之用惟其埋沒零落之餘尤以為可惜此好古之僻也治平元年六月五日書

右真蹟

後漢槀長蔡君頌碑光和四年　真蹟

右漢槀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為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畋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於録

後漢唐君碑歲月見本文

右漢唐君碑其名已磨滅其字正南云集本作云字正南潁川郾人也其先出自慶都感赤龍生堯王有天下苗胄枝

分相土視居因氏唐馮君父孝廉郎中早卒君繼厥緒
軆道好古敦書味詩守舞陽丞潁陽令察能治劇遷祿
章其後遂復磨滅雖大字班班可見而不能得其次序
其後又云換君昌陽令吏民慕戀牽君車輪不得行君
臣流涕道路琅玕是故從事郡掾刊石樹頌歌君之美
據此盖縣令去思碑爾其後又云光和六年二月壬午
朔二十五日丙午則知唐君為後漢時人矣治平元年
閏五月二十八日　右真蹟

後漢朱龜碑_{歲月見本文}

右漢朱龜碑云字伯靈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幽州州下減一字夷侵冦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其後磨滅又云鮮畁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年六十四光和六年卒龜之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於此碑者如此碑在今亳州界中云將事去官莫曉其語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書　右真蹟

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

後漢小黄門譙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小黄門譙君碑云君諱敏字漢達年五十七中平二年卒其文不甚磨滅而官閥無所稱述惟云肅將王命守靜韜光以遠悔咎而已後漢宦者用事靈帝時尤盛敏卒之歲張讓等十二人封侯於斯之時能守靜遠悔是亦可佳然敏以一小黄門而立碑稱頌於此可見宦官之盛也治平元年四月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熊君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熊君碑云君諱喬字舉舉上滅一字其官閥不可詳考其僅可知者劉表時爲綏民校尉後遷騎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一其云治歐羊尚書其字非訛闕而以陽爲羊蓋古文字少故須假借至漢字已備而猶假用何哉後云太歲在甲申上滅一字以歷推之當是丙申又云碑師春陵福造福上滅一字當是其姓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許慎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㬎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 右集本

後漢俞鄉侯季子碑　歲月未詳

右漢俞鄉侯季子碑云君諱熊字孟下闕一字廣陵海西人也厥祖天皇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子孫享之分源而流枝葉扶疎出王别胤受爵列土封侯載德君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季子也由是而後文字缺滅其稍稍可讀者時得其一二云六籍五典如源如泉既練州郡卷舒委隨化流南城政猶北辰三祀有成來臻我邦仁恩如冬日威猛烈夏日吏民愛若

慈父畏如神明其後又云採摭謡言作詩三章據碑文無卒葬年月而其辭若此似是德政碑按後漢書光武皇帝子曰廣陵思王荆荆子元壽等四人皆封鄉侯史略而不載其名俞鄉侯者不知為誰也思王荆之第幾子也天皇大帝之語自漢以來有矣右集本

後漢武榮碑歲月未詳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含集本作舍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為州書佐郡曹史集本

作文學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殞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治平元年五月六日書 右真蹟

後漢秦君碑首 歲月見本文

漢碑今存者少此篆亦與今文小異勢力勁健可愛

蔡君謨題

右漢熹平中碑在南陽界中字已摩（或作磨非）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萘君謨甚愛之此君謨過南都所題乃皇祐三年也今一紀矣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書（右真蹟）

又（此集本與真蹟頗不同故兩存之）

右漢秦君碑首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為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已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萘君謨甚愛之

後漢元節碑 歲月未詳

右漢元節碑文字磨滅不見其氏族其可見者纔數十字爾云君集本無此字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其餘不復成文其銘云於穆從事疑其姓伊而為從事也碑無年月而知為漢人者以其隸體與他漢碑同爾治平元年五月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殘碑 歲月未詳 真蹟

右漢殘碑不知為何人所存者纔三十二字不復成文

惟云高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一有中字興復知為後漢時人而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為也故録之

後漢天禄辟邪字歲月未詳

右漢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資墓前石獸膊上按後漢書宗資南陽安衆人也今墓在鄧州南陽界中墓前有二石獸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余自天聖中舉進士往來穰集本作襄鄧間見之道側迨今三十餘年矣其後

集録古文思得此字屢求於人不能致尚書職方員外郎謝景初家於鄧為余模得之然字畫（集本作或）訛缺不若余見時完也按黨錮傳云賓祖均自有傳今後漢書有宋均傳云南陽安衆人而無宗均傳疑黨錮傳轉（集本無此字）寫宋為宗爾蜀志有宗預南陽安衆人豈安衆當漢時有宗宋二族而字與音皆相近遂至訛謬邪史之失傳如此者多矣嘉祐八年臘日書

文忠集卷一百三十六